

吳漁山為修士前與佛道兩教的關係

章文欽*

中國士大夫與佛道兩教，尤其是與佛道兩家思想的關係，由來已久。早在東漢末張道陵創立道教以前，神仙說流行之初，文學之士中便有一派，“祇以神仙、仙山或帝鄉來寄託自己的情懷，不必信其為必有，或可求底，這派可以稱為騷人派。”⁽¹⁾如屈原的《離騷》以深沉的道家思想寫其騷人情懷。又如賈誼的悲觀愁怨情調，司馬相如的瀟灑出塵之想。佛教傳入以後，士大夫與高僧往還，史不絕書，如晉代慧遠與蓮社諸賢往還。禪宗興起以後，則有王維的詩畫禪，白居易、蘇軾的禪悅。入宋以後，會通儒釋，以至三教同源的思想逐漸發展。沿至明代，三教合一的傾向越來越明顯。

吳漁山的十一世祖吳訥，晚年辭官歸里以後，過姚“松扉敲月訪舊友，禪房啜茗譚真空”的隱居生活。南朝齊永明中，有龍虎山道士張道裕隱居虞山，棲於致道觀丹井，訥作〈題虞山丹房圖〉詠其事云：“虞山高哉幾千尺，屹立巍巍倚空碧。中有山人號中陽，燒丹避世全形跡。晴空煜煜丹光浮，丹房正對西湖頭。……丹砂石髓藏深崖，瑤草琪花滿幽路。……君不見蓬壺渺渺稱神仙，古今馳慕求長年。陰陽妙合聚復散，海波日日多桑田。中陽一去不復返，星移物換俱茫然。獨存長松覆荒井，至今夜夜聞啼鵲。”⁽²⁾可知這位從祀子游祠的儒學名臣，對神仙服食之說雖然感到渺茫，受釋道兩教的影響卻顯而易見。明清易代之際，士大夫多以習儒、參禪、學道兼通三教為榮。明遺民中，逃禪與禪悅，一時成為風氣。江南、滇南和嶺南，可謂千里同風。漁山江南師友與佛道兩教的關係，便是這一時代的產物。有明於此，始可進而瞭解漁山為修士前與佛道兩教的關係。

漁山江南師友與佛道兩教的關係

陳垣先生的〈明季滇黔佛教考〉談到士大夫之禪悅及明遺民之逃禪，揭示亂世與宗教信仰的關係稱：

“人生當得意之時，不覺宗教之可貴也。惟當艱難困苦顛沛流離之際，則每思超現境而適樂土。樂土不易得，宗教乃予以心靈上的安慰，此即樂土也。故凡百事業，喪亂則蕭條，而宗教則喪亂皈依者愈眾，宗教者人生憂患之伴侶也。”⁽³⁾漁山在江南故鄉的師友，本多為服膺儒學熱心功名之士，經歷明清易代的滄桑巨變之後，多成為山林隱逸，滿懷家國身世之感，佛道兩教遂成為他們人生憂患之伴侶。

漁山的詩學之師，被陳寅恪先生稱為“曹洞宗之詩翁禪伯”的錢謙益，字牧齋，出身於江蘇常熟一個世代奉佛的士大夫家庭。其父曾奉祖母卞淑人之命罄產倡緣，復新虞山破山興福寺。崇禎十五年（1642）謙益以聚沙居士之名，作〈破山寺誌序〉述其與釋氏的因緣稱：“余為兒時，每從先君遊破山寺。……長而卒業，壯而縛禪，棲息山中，往往經旬涉月。……齋鍾粥鼓，未嘗不髣髴在夢想中也。……塵網羈縈，餘累未畢，未能以殘生暮年，遂樂天草堂之約，俛仰今昔，為掩卷太息者久之。”⁽⁴⁾

在漁山從遊的歲月，牧齋已從腴言事敵的新貴回復為矢志復明的遺老，外則以遁歸空門自託。

* 章文欽，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。本文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第8屆（2001-2002）學術研究獎學金獲得者所做課題論文。

《牧齋有學集》中載高僧大德，如愁山德清、空隱道獨、覺浪道盛、蒼雪讀徹、天然函岳、藥地無可、澹歸今釋諸名輩，牧齋或序其集，或銘其塔；或書函往還，或和韻唱酬。撰述動悉禪機，拈放皆成妙句。牧齋晚年復箋釋藏經，成《楞嚴蒙鈔》、《心經蒙鈔》各一卷，《金剛蒙鈔》三卷，《內典文藏》一百卷，採拾極博，其收藏佛藏足稱弘富，實有以致之。⁽⁵⁾

牧齋家富藏書，所藏道藏，載於《絳雲樓書目》。吳江朱鶴齡曾館於其家，有〈呈牧齋先生〉詩云：“山堂半似野人家，聞拾瑤芝遺鬢華。玉佩罷來裁羽服，琅函鈔後飯胡麻。丹房祇許調霞杵，近景誰當挽日車。藥圃竹洲堪送老，休論猿鶴與蟲沙。”⁽⁶⁾可知牧齋晚年與道教亦頗有因緣。

與漁山同學於錢謙益之門的同里毛子晉，於佛老二氏亦頗有因緣。崇禎十四年（1641），牧齋六十壽誕，避客於毛氏湖南草堂，子晉為開法筵，供貫休十六應真以祝延。順治十六年（1659），牧齋追憶其事，有句云：“書閣清齋初度辰，祝延酌酒最情親。貫花貝葉繙長壽，炊飯香杭請應真。”⁽⁷⁾

毛氏汲古閣於錢氏絳雲樓大火後巍然獨存，中藏四庫及佛道兩藏，皆南北宋內府所遺。又有金元人本，多好事家所未見。子晉日坐閣下，手翻諸部，讎校偽謬，次第刊行於世。子晉有淵明、樂天之風，與耆儒故老黃冠緇衲十數輩為佳日社，遊眺唱酬以為樂。吳梅村曾作〈木蘭花慢〉詞為壽，有句云：“爭傳殺青奇字，更五千、餘偈叩南能。夜坐蒲團佛火，春風茵閣書聲。”⁽⁸⁾五千餘偈喻其所刻佛藏之富，南能指創立禪宗南宗的六祖惠能。蒲團佛火則寫其居士生涯。而王士禛〈送毛斧季歸常熟〉詩首聯“昆湖有真隱，金粟緬高風”⁽⁹⁾則以精通佛法傳為金粟如來轉心的維摩詰居士喻子晉。

與漁山同庚同里同學畫於王時敏、王鑑之門的王石谷，與佛道兩教的關係較漁山尤深，且一直保持到晚年。石谷姓王而善畫，時人每以畫禪王摩詰為喻。如陳維崧應石谷之請，作〈木蘭花慢〉詞，為虞山張以韜壽，句云：“王維今日畫中禪，說爾最豪賢。”⁽¹⁰⁾石谷平日好遊僧寺，笄重光曾邀石谷至

常州，“維舟河干，絕賓朋，恣遊賞，徘徊於禪房仙觀。”⁽¹¹⁾復好與僧侶遊，〈清暉贈言〉中僧侶於石谷有題贈者為釋興渤、釋德立、釋曉青、釋元立諸輩。元立〈謝畫黃山圖〉云：“訂交三十年，往還多尺牘。今更繪新圖，黃山峰五六。……欲辨此中嘉，山僧舌已禿。”⁽¹²⁾此外，吳正治贈詩題云：“我聞王石老在秣陵小齋結夏，筆墨快友，相對晨夕，豈不可以忘暑乎？”⁽¹³⁾結夏為中國佛教習俗，從陰曆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，禁止僧尼外出，在寺院內坐禪學法，稱為安居或坐夏，結夏為安居的開始。可知石谷所參為居士禪，不止是一般的禪悅。

然而，石谷與道教的因緣似乎較佛教為深，其別號為烏目山人、耕煙散人。烏目山為虞山的別稱，自古號稱神仙窟宅。元黃公望，字子久，號大癡，善畫山水，以虞山為粉本，傳晚年遊華山，憩車箱谷，吹仙人所遺鐵笛，白雲滃起足下，擁之而去。石谷之畫，傳子久衣鉢。同里蔣拱辰謂其“紫芝眉宇，玄圃豐神”，生就一副仙風道骨，時人每以子久為喻。如太倉王攄（時敏第七子）賀石谷六十初度詩云：“吾谷霜楓故鄉樹，錦繡千層裏煙霧。大癡曾此醉湖橋，天然畫本留真趣。笛聲吹動華山雲，仙去人間不可遇。四百餘年幻出君，遊戲重來拂絹素。……拂水巖，破山寺，其間清淨無泥滓，長歌采芝自此始。”⁽¹⁴⁾石谷八十壽誕，錫山瞿天賁作小令十首以賀，句云：“東王公道似咱，西王母道似咱，便對華封人善祝也未稱誇。須知吮毫毫久已飽丹砂，便造到八百彭年也當要。”⁽¹⁵⁾蓋以南極仙翁為喻，足令石谷飄飄欲仙矣。石谷既成謫仙人，其畫自然充滿神仙道氣。惲壽平之父明曇〈山水圖歌贈王石谷〉句云：“琴川王郎年正少，放筆往往稱神妙。……此時窺圖發新賞，高興半落雲沙間。何處覓丹梯，何方種瑤草，煙霞四壁吾將老。援琴待掃十丈綃，坐我雲邊弄仙島。”⁽¹⁶⁾明曇本名日初，號遜庵，為明遺民中之長輩。觀石谷之畫，令其亦有飄飄欲仙之感。

漁山的儒學之師太倉陳瑚，字言夏，號確庵，本係以經師為人師之理學醇儒，明清易代之變，令其人生信仰亦發生變化。陳垣先生述明遺民之禪

侶，謂文祖堯於崇禎末官太倉州學正，“與鄉大夫陸桴亭世儀、陳確庵瑚，以道學相標榜。與蒼雪雖鄉人，道術實不相合，一旦國難，乃棄橫舍而住伽藍，平時水火，患難時則水乳也。”⁽¹⁷⁾確庵對佛教態度的變化，亦與祖堯相類。錢牧齋有詩題為〈己亥夏五十有九日，靈巖夫山和尚偕魚山相國、靜涵司農枉訪村居，雙白居士、確庵上座諸清眾俱集，即事奉呈四首〉。己亥為順治十六年（1659），靈巖夫山和尚蓋為蘇州靈巖山寺高僧。魚山相國即熊開元，南明隆武朝大學士，事敗棄家為僧，從弘儲繼起和尚隱於蘇州靈巖，名正志，號槩庵。上座本指參禪僧中的首座，多用作對禪僧的尊稱，確庵時館於毛氏隱湖草堂，牧齋蓋以之為居士，故尊稱上座。其詩第一首句云：“四眾諸天擁道場，迢然飛錫指江鄉。”⁽¹⁸⁾四眾、清眾蓋指同集法筵的出家、在家諸輩，而確庵在其中。牧齋還在〈錢梅仙詩序〉中勸告確庵：“禪誦暇豫，采花釀酒，以江村一畝，當河渚之醉鄉。”⁽¹⁹⁾禪誦謂誦讀佛經。可知確庵之講學生涯，已帶有禪悅的意味，蓋與牧齋之誘導不無關係。

王時敏字遜之，號煙客。崇禎間官至太常寺少卿，又稱王奉常，與確庵同里，為漁山畫學之師。時敏同當時許多士大夫一樣，以學兼三教為榮。其〈中州陳簡庵索題手書先公行狀後〉稱：“參政公德備四科，學融二氏。其微猷懿行，良足振耀千古，映徹九泉。”⁽²⁰⁾四科謂德行、言語、政事、文學，即孔門之學。備四科而融二氏，正是時敏所追求的當時較為正統的士大夫思想。牧齋曾覆書時敏稱：“紙窗竹屋，佛火清熒。……衰殘窮蹇，歸心法門。辟如旅人窮路，迫思鄉井。……來教以導師見推，良為踴躍。”可知時敏之於釋氏，實以牧齋為師。順治八年（1651），時敏六十歲時，在師涇村築西田別業，牧齋為作〈西田記〉，稱其“中祠純陽，法筵精潔”，又謂“三災起時，壞劫不至四禪。西田以一畝之宮，劫火近銷，兵輪遠屏，此世界中之四禪也。舍利弗不能見佛土嚴淨，螺髻梵王見如自在天宮。主人通西方《觀經》，妙達圓淨。如佛所言，或有佛土，以園觀臺觀而作佛事，安知

此土非寂光於四土中示現？”⁽²¹⁾蓋謂時敏精通佛法，勤於梵修，西田將成佛土。吳梅村於此亦有同感，其〈王煙客招往西田……賞菊二首〉句云：“轉眼東籬有何意，莊嚴金色是空王。”〈和王太常西田雜興八首〉則云：“畫將松雪花溪卷，補入西田老衲衣。”⁽²²⁾時敏以“西田老衲”兼畫學宗師，其畫跋中每以禪說畫。其〈題自摹浮蠻暖翠圖〉稱：“余少時曾於吳門見之，既聞歸京口張太學修羽。時有要路計將強取，遂托言為祝融所奪，秘不示人，更如慶喜之於阿闍佛，一見更不再見矣。”時敏於己作每多謙抑之辭，如〈題自倣子久浮蠻暖翠圖〉：

“如余孤陋蹉跎，兼又不能懇習，安望其脫窠臼而臻化境。”化境之說，源於道家和禪宗，始於董其昌而興於王時敏。時敏於王石谷力為推挽。盛稱有畫“意動天機，神合自然，猶如禪者徹悟到家，一了百了，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。”又有〈題玄照倣梅花道人畫〉，盛稱王鑑所作“正如大乘菩薩現身百佛世界，八相成道，小果人天視之，惟有頂禮贊歎而已。”⁽²³⁾

王鑑字玄照（後以避康熙帝諱改字圓照、元照），號湘碧，又號染香庵主，與時敏同里，同為漁山畫學之師，其生平行事，亦兼容二氏。曾為石谷之父雲客作像贊稱：“其性好逸，不乘車而戴笠。其志倦遊，故適隴而騎牛。……所最明者出處之科，因並免於甯戚之扣歌。雖令子之絕藝遠出乎戴嵩之上，而乃翁之高致願從乎李耳之徒。”⁽²⁴⁾雲客蓋前朝遺逸而逃於老氏者，故令玄照傾慕如此。玄照與釋氏亦頗有緣，崇禎間以強仕之年自廉州太守罷歸以後，即“絕聲色，不異老僧，蕭然世外。”⁽²⁵⁾至順治十七年（1660），年六十三，於乃祖世貞弇山園之北築室二楹，“僅可容膝，窗外悉栽花竹，聊以盤薄。奉常煙翁過而顏之曰‘染香’，蓋取《楞嚴經》中語也。從此閉關，日坐蒲團，焚柏子一爐而已。”⁽²⁶⁾

然而玄照在禮佛參禪之中，仍然交織對老莊之道的嚮往。順治十三年（1656）五十九歲時，“六月避暑半塘，無聊晝寢，忽夢入山水間，中有書屋一區，背山面湖，迴廊曲室，琴書蕭灑，花竹

扶疏，宛似輞川。軒外卷簾，清波浩渺，中流一叟，乘棹垂綸，曠然自得。予跌坐中堂，觀左壁畫，乃思翁筆，幽微澹遠，不覺撫掌贊歎。遂爾驚醒，鼻端拂拂猶作異香，令人有天際真人之想。”遂有〈夢境圖〉之作。⁽²⁷⁾玄照之夢境，猶如莊周之夢蝶，皆達於物我俱化之境。而染香庵的營造，可以說是玄照在現實中重現其夢境的又一努力。康熙十三年（1674）玄照七十七歲時，石谷攜弟子楊晉至染香庵拜謁。楊晉為繪小影，石谷補景，畫面上玄照黃冠道服坐於染香庵前的花竹間，“望之疑若神仙”，這時玄照已患中風，三年後病逝，“遺命以黃冠道衣殮。”⁽²⁸⁾傅山曾以“山中不誦無衣賦，遙伏黃冠拜義旗”的詩句來表達明遺民志節，玄照之“黃冠”正屬此類。

漁山的音樂之師陳岷，字山民，江蘇雲間（今松江）人。明亡後在蘇州葑門外築葑溪草堂，隱居以終老。王時敏曾有〈贈雲間陳山民〉詩，句云：“客遊苒苒忽經秋，硯匣隨身倚寺樓。風送梵音心寂寂，雨牽鄉夢夜悠悠。”⁽²⁹⁾蓋謂其曾客遊他鄉，寄宿僧寺，而“風送梵音心寂寂”之句，則為其禪悅的生動寫照。

武進惲壽平，名格，號南田，與漁山同儕於清初六家之列，同膺詩書畫三絕之譽，同以遺民終其身，並曾一同作畫。壽平早年即隨父抗清，崎嶇閩浙粵間。十六歲時，在閩北建寧之役與父兄相失。父日初，字遜庵，時已削髮為僧，法名明曇，號古曲阿間叟。壽平被清閩浙總督陳錦收為養子。四年後陳錦被殺，錦妻攜壽平扶柩歸葬，途經杭州靈隱寺，大作佛事，為陳錦超度亡靈，壽平從僧眾中發現其父，經該寺住持具德和尚設法，謂此子慧根極深，惜福薄壽促，宜令出家。壽平遂在寺中落髮為僧。不久隨父歸里，易寬袍大袖，日受督課，學乃大成，以賣畫養父。遜庵則僧服講學以終。王時敏第五子扞曾就其經歷譜成劇本《驚峰緣》。壽平歸里以後與佛教仍然保持極深的因緣。順治十八年（1661）書《發願文》冊內稱：“秉佛教優婆塞演揚華嚴聖典，現生求願，弟子惲格謹至心五體投地稽首和南，皈依華嚴教主清淨法身毗盧遮那佛世

尊，皈依圓滿報身盧舍那佛世尊，皈依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佛世尊，……弟子惲格，業識凡夫，器根鮮薄，由無明習，感想熏障，緣交通違大智境趣，煩惱海一生波波無出纏日。乃今聞毗盧遮那如來名號，得聞大方廣佛華嚴經於此，無上甚深，微妙聖典，受持讀誦，深心信解，兢兢愧恐，慚歎自艾，涕汗齊湧，於是剗心掃腑，畢誠歸向大行普賢大願王，發廣大心，依創十願，以普賢菩薩威神故、大慈愍故，加護我身，令此願於現在生中即得成就，永無退失。”⁽³⁰⁾蓋誦讀《華嚴經》後所立誓願，下有十願條文，深得圓融妙諦，為參居士禪之慧業極深者。

康熙三年（1664）蘇州靈巖退翁和尚（繼起弘儲）六十壽辰，壽平隨父至山寺祝壽作〈靈巖山圖〉為賀，遜庵則以古曲阿間叟明曇之名，為作〈靈巖山賦〉。壽平在卷尾自題：“先香山翁曾為和尚寫〈靈巖圖〉，題其幀首曰：此山之趣在背，寺之趣在面，水之趣在天。……今追用此語，直寫正峰，自落紅亭以上，剪取芙蓉城一片爾，而全形具焉。如須彌山七寶所成，上下四旁各有一種色，色色不同，所見皆須彌也。呈老和尚鑒之。”⁽³¹⁾香山翁指惲向，字本初，壽平堂伯父兼畫學之師，亦明遺民。退翁和尚為禪宗臨濟宗第三十二代傳人，出家於明末，明亡後以耿耿至性收拾殘山剩水之局，全祖望稱其為浮屠中之遺民，以忠孝作為佛事。壽平以明遺民兼孝子而參居士禪，深契老和尚之心。

然而，壽平之思想實為儒釋道之混合物，出入儒釋之外，於道家亦頗有因緣。沈德潛謂其“工畫山水，花卉兼擅，比之天仙化人。”⁽³²⁾壽平有〈題畫贈無外師〉稱：“絕俗故遠，天遊故靜。昔人云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，其意安在？無公天機幽妙，倘能於所謂靜者深者得意焉，便足駕黃王而上矣。”⁽³³⁾無外蓋為黃冠而耽於畫者，天遊、天機云云，類道家語，黃王指黃公望、王蒙，可謂以道說畫。而壽平之題畫詩，多用神仙道家語，茲略舉數首，以概其餘。〈同毛稚黃在巢閣逢余體嚴鍊師即席為圖題扇〉句云：“我逢余鍊師，古杖方竹根。雙眼鑄日月，一身浮乾坤。座中談參同，毛子

默不言。借爾採藥劍，叩我無關門。俄頃偏帝庭，半榻通桃源。”〈椿林水仙圖〉：“鮮霞舞金鳳，翠雲蟠赤虯。百仞見枝葉，八千為春秋。玉節交翠旗，金幢下瓊樓。群真會瑤海，采芝臨丹丘。”〈罌粟〉之二：“丹臺珠樹綠雲遮，仙苑新開四照花。飄渺靈妃乘翠風，銖衣都剪赤城霞。”〈荔枝〉之一：“瓊漿原道出仙家，點點枝頭映日斜。絳雪一樹無六月，安期漫說東如瓜。”⁽³⁴⁾

以上所述，僅為漁山師友之較重要者。至於其他師友，或限於篇幅而不贅述，或在論述漁山為修士前與佛道兩教的關係時一併述之。

漁山為修士前與佛道兩教的關係

陳垣先生在〈吳漁山生平〉一文概括漁山平生的宗教生活稱：“吳司鐸在世凡八十七年，其從魯日滿司鐸遊，年四十五，適為有生之一半。人徒稱其晉司鐸後傳教三十年，而不注意其晉司鐸前修道已七載，修道前從西士遊者又有六七載，當其未從西士前，與禪友契合者又十載，未結禪友之先，又從道學大師陳瑚講改過遷善之學。”⁽³⁵⁾文中有“吳漁山之禪友”一節，闡述漁山與蘇州興福庵證研、默容、聖予諸和尚之關係。

筆者略有補充的是，漁山之與禪友往還，既有逃禪的性質，又有參禪的成份。與此同時，其思想中又頗受道家的影響。漁山於康熙十四年（1675）作〈仙山樓閣圖〉，題詩云：“家本眉山一老禪，烹茶介壽小春天。不勞西望傳青鳥，自愛東棲托白蓮。庭覺種松將百尺，廚逢施粟未三錢。今朝六十蒲團過，梅萼先舒月又圓。”⁽³⁶⁾最能體現其當年亦釋亦道的思想傾向。下面分別加以論述。

一、與佛教的關係

漁山與佛教的關係，最重要的仍推與蘇州興福庵僧證研、默容、聖予的關係。興福庵舊名集福庵，位於蘇州城內西北隅嘉魚坊，建於南宋嘉定年間，明宣德年間重建，後廢為葉氏別業。順治十二年（1655），“僧證研買地復興，金文通之俊建藏經閣，改今名。”⁽³⁷⁾康熙三十八年（1699），張景

蔚題漁山〈興福庵感舊圖〉稱：“漁山愛逃禪，日與僧往還，故興福庵中所畫最多，極得意者〈雪山圖〉與此卷也。蓋漁山之畫，直以天地為粉本，精神為筆墨。今人不可端倪，得畫家無上一乘，竟將靈鷲一支分來矣，豈人間所有哉！”⁽³⁸⁾〈雪山圖〉作於康熙六年（1667），款題：“澗瀑冰泉咽又鳴，四山飛雪入窗明。自甘僵臥茅茨裡，州縣無求識姓名。”“予從梁溪至吳門興福精舍，快雪中默公屬寫此圖。”⁽³⁹⁾默公即默容，為證研大弟子，漁山、陳岷、許之漸禪友，從漁山學畫，復耽於詩。漁山為明遺民，甘為山人以沒世。其寄跡僧寺，亦有所托而逃，遂與默容有水乳之合。王時敏題圖稱：“漁山〈雪圖〉簡澹高寒，真得右丞遺意。默公孤情絕照，氣韻相同，故宜其殉知之合乃爾。”⁽⁴⁰⁾正所謂“知徒莫若師”。

〈興福庵感舊圖〉作於康熙十三年（1674），為悼念默容而作。自題長識稱：“吾友筆墨中，惟默公交最深。予常作客，不為話別，恐傷折柳。庚戌清和遊於燕薊，往往南傳方外書信，意甚殷殷。辛亥秋冬，將欲賦歸，意謂同此歲寒冰雪。而未及渡淮，聞默公已掛履峰頭，痛可言哉！自慚浪跡，有負同心，招魂作誄，未足抒寫生平。形於絹素，泚筆隕涕無已。”附題五律二首云：“卻到曇摩地，淚盈難解空。雪庭松影在，草沼墨痕融。幾樹春殘碧，一燈門掩紅。平生詩畫癖，多被誤吟風。”“漁雁幾曾隔，賦歸遲悔深。自憐南北客，未盡死生心。癡蝶還疑夢，餓鳥獨守林。雲看無限意，何事即浮沈？”畫面上興福庵寺外坡石寒林，牆內孤松獨鶴，禪堂几陳經卷，寂無一人，滿目淒清，表達了漁山思念亡友的悲涼心境。卷末許之漸題稱：“默容上人為證公大弟子，幼習毗尼，慤誠嚴淨，不苟言笑，梵誦經之餘，酷嗜觚翰，與漁山吳子、山民陳子諸高士友善。余每過吳門必過興福，坐對輒竟日，從無矯拂及脂韋之習，以是器重之。西秋別去，時方佐證公創經閣，將瘞盡瘁，閣垂成而西逝。余與漁山師橈南渡，得其幻去之信，惘然久之。今壬子夏復啟故關，感其去來之速，而願果之未成，詩以悼之，並示證公、漁山。”⁽⁴¹⁾

許之漸字青嶼，江蘇武進人。順治進士，官御史，號敢言。康熙初以出名為李祖白《天學傳概》作序，受楊光先劾湯若望案波連罷官。四年（1665）歸里，與漁山、默容往還甚密。八年己酉（1669）秋，別默容於吳門。次年庚戌（1670），湯若望案即白，奉詔進京，與漁山同往。十年辛亥（1671），默容以抱病助證研創建藏經閣，盡瘁而卒。之漸與漁山同歸，未及渡淮，遽聞默容示寂之信，人琴之痛，久未能已。十一年壬子（1672），之漸作〈悼默容〉詩並序；十三年甲寅（1674），漁山作〈興福庵感舊圖〉並題詩其上，以抒寫對共同的禪友的悼念之情。漁山贈默容的畫作復有〈倣古山水冊〉十幀，作於康熙五年（1666）四月，款題：“予從苕雪歸，過吳門訪默公，留於興福精舍，不覺兩月。以去春索畫素冊，早晚戲弄筆墨，遂得十幀。顧資鈍腕拙，未能夢見古人，聊供嘔噓耳。”次年而庵徐增題稱：“漁山嘗為余畫〈桃源圖〉妙極，茲又為默公寫此冊，每一幅倣古一人，無不得其神髓，使宋元諸名家從紙上躍出。……默公亦善畫，與漁山有水乳之合，故畫妙至此。寄語默公，須寶藏之，勿輕示人也。”

默容圓寂後，漁山復於康熙十四年乙卯（1675）九月題此冊：“吾禪友默容，從余繪事，有志於詩學，使其早得三昧，當以弘秀名聞。不幸掛履高巖，其命矣夫！壬子年來，每過興福，輒為隕涕。其徒聖予，喜其復修家學，一燈耿然，默容為不亡矣。此冊往予為默容所繪，今潤色並及之。”同年十二月，許之漸亦題冊稱：“虞山吳子漁山，以筆墨妙天下，直入古人堂奧，無多讓也。每有所得，正如山中白雲，自堪怡悅，聞亦持贈二三知己。……其過吳門，必止興福默容精舍，閉戶簡出，一日之跡，頗有流傳。默容既逝，漁山人琴之痛，如過西州門者且經三歲。其徒聖予，能繼厥師之志，欲裝潢成冊，以志不朽。漁山畫在天壤，默公一點靈光，亦與此冊並借天光雲影，互古如存。聖予其寶之，以光常住可乎？”⁽⁴²⁾

苕雪為吳興的別稱，從漁山此冊原題可知，其師自吳興，留於吳門興福精舍，在康熙五年四月，

題中謂默容“去春索畫素冊”，則漁山之與默容往還，始於四年（1665），至漁山與之漸續題此冊，正好十年。漁山之於默容，誼在師友之間。默容既沒，聖予繼乃師之志，復恆招致漁山，並與漁山、之漸成為禪友。漁山謂其“復修家學，一燈耿然，默容為不亡矣。”雖謂愛屋及烏，然非尋常套語，大約亦在十四年（1675）冬，漁山有〈次韻和許侍御仲冬六日集同人於興福精舍，聽王謂春說書，時聖予客松陵，有寄懷之句〉，余嘉平七日至，聖公已歸，賦此之作，詩云：“聞道吳江雪又飛，愛吟楓落滯將歸。寺門鶴守空臺月，徑竹風吹醉客衣。詩酒易忘賓共主，古今難說是耶非。我來恰遇還山日，茗宛泉香夕未稀。”⁽⁴³⁾可知聖予亦能詩，漁山和之漸時與其在興福精舍為文酒之會。

同年十月，漁山復有〈澗壑蒼松圖〉，款題：“興福證公，於乙卯小春六十初度，寫澗壑蒼松，喜有虯龍之勢，飽百千年冰霜也。用以獻壽，未知少似坡公怪石供否？”⁽⁴⁴⁾證公即證研。松為志節之象徵，亦寓長壽之意，漁山以此圖為證研賀壽，可證其志節人品，有足為漁山欽羨者。而漁山與興福庵僧，自證研、默容至聖予，可謂交凡三世矣。

漁山之禪友除興福庵證研祖孫外，還有燈公。康熙十三年甲寅（1674）十二月，漁山作〈倣倪高士山水圖〉款題：“甲寅嘉平廿日與諸同人再訪燈公於拈笑齋，即限韻五言以贈，兼寫迂叟春杪半樹，少佐詩興。或詩似坡翁，聊當怪石清供之耳。”詩云：“到寺紅塵隔，憑看湖晚天。吟詩當臘後，煒茗及春前。鐘動半城月，雪沈萬井煙。尊窺來熟客，隨意話年年。”次韻題圖者有陳帆、陳文炤、陳維城及伴石頭陀諸人。其中伴石頭陀題識稱“辛酉（二十年，1681）十一月四日從浙右過春水閣止宿。燈和尚出此屬題，率兩次韻聊供一笑。”⁽⁴⁵⁾至於燈公為何許人，陳垣先生謂：“燈公是否證公，且證燈孰是，未見原跡，未便懸擬。惟拈笑齋詩並載《墨井詩鈔》，詞句小有異同，甲寅為乙卯之前一年，燈證為逐錄之偽，宜若可能也。”

又謂：“燈公疑即證公，或傳寫訛也。”⁽⁴⁶⁾

然而，朱彝尊於順治十八年（1661）辛丑作

〈寒夜集燈公房聽韓七山人昌彈琴，兼送屈五還羅浮〉詩，內云：“韓生燕市來，夜向招提宿。本是悲歌擊築人，援琴為鼓清商曲。安弦操縵夜三更，良久徘徊不出聲。……聞道清商固最悲，不如清角更淒其。一彈試奏思歸引，再轉重愁雙燕離。此時晨鍾猶未撞，月露霜華滿深巷。四座無言歎息頻，篝燈欲滅風昇降。羅浮道士思幡然，忽憶朱明舊洞天。種得梅花凡幾樹，泥成丹竈已千年。雲山告歸從此始，四百三十二峰裡。入海能馴海客鷗，攜琴便駕琴高鯉。”⁽⁴⁷⁾韓昌字石井，直隸宛平人。父位，崇禎間講學於朝，明亡後浮海不知所終。石耕與兄分走東南海濱求之不得，遂客江南，終身不娶。屈五即番禺屈大均，號翁山，其〈韓石耕哀辭〉稱，石耕“貧甚，恆寄食於人，不合輒去。旁無僮僕，惟與一琴臥起，朝夕不離。其所為琴，多奇聲變調，激昂鳴咽之音。然絕自矜重，無人乃彈，有人則止。嘗云：‘吾不欲以末葑求知音。’……辛丑秋，予將南歸番禺，石耕聞之，從平湖至於秀水，以為予能守布衣之節，以文傳道，與其父同一流人，既已定其交久矣。此行五千餘里，豈可不出其琴以為知己之歡娛乎？予大喜，焚香再拜，石耕穆然久之。初為〈思美人〉，繼為〈白華〉，終為〈離鸞別鵠〉，皆其所自作之操。彈至夜分，淚灑灑沾襟，不知宮商之遂亂也。曲未終，相與別去。去之兩月，有客自西浙而來，則言石耕遭疾以沒矣。”⁽⁴⁸⁾可為朱彝尊詩之本事。朱彝尊字錫鬯，號竹垞，浙江秀水人。曾祖國禎，泰昌、天啟間官大學士。彝尊為明遺民之中道委蛇者。壯歲欲立名行，主山陰祁班孫、理孫兄弟，結客共圖恢復。魏耕與祁氏兄弟通鄭成功之獄，幾及於難，事解乃賦遠遊。屈大均自明亡後出入釋道，曾東至會稽，參與魏耕、祁班孫通鄭成功之謀。順治十八年夏通海之獄起，魏耕與祁氏兄弟皆被捕，彝尊與翁山避禍於秀水。同年秋翁山將自秀水返粵，遂有同集燈公山房聽韓昌彈琴送別之舉。此外，彝尊還有〈送燈上人〉詩及〈清平樂·秋夜宿燈公山房〉詞；曹溶則有〈摸魚兒·金明寺訪燈公〉詞。⁽⁴⁹⁾蓋皆以燈公為方外交者。可知燈公為秀水某山寺僧，其人既樂與明

遺民往還，當為明遺民之逃禪者。漁山畫題跋既謂“再訪燈公於拈笑齋”，則其在康熙十三年（1674）以前，已與燈公往還。

漁山在與僧人往還期間，自號桃溪居士。除前引康熙十三年甲寅〈倣倪高士山水圖〉款題“桃溪居士吳子歷”外，十年辛亥（1671）六月，在許青嶼寓齋晤蘭雪邵點，出行篋中久藏〈倣米山水圖〉以贈，題款末署“桃溪居士吳歷並題”。⁽⁵⁰⁾十四年乙卯（1675）四月八日，倣黃公望晚年筆法作〈聽泉圖〉贈侯大年，題詩云：“水繞溪回石路深，白雲遮屋樹重蔭。山中不管鳴騶至，惟聽泉流淨客心。”“九日晚窗桃溪居士吳歷又題。”又有〈題畫詩〉云：“葉葉枝枝縱復橫，秋風秋雨入神清。不須九畹同千畝，滿把吟看無限情。”“嘉平十日晚窗，桃溪居士吳歷。”⁽⁵¹⁾款末未署年份，大約亦作於這一時期。漁山既自號桃溪居士，蓋自視為未出家而信奉佛法者。除與僧侶往還之外，與同為居士之士大夫亦有往還。其中交往最密切者有許之漸。顧文彬稱：“青嶼、漁山同入西教。”⁽⁵²⁾陳垣先生已指出其誤，謂：“之漸信佛，自號繡衣衲子。”童一鳴則謂：“許之漸不過因出名為天主教作序，而未嘗入教。晚年許之漸曾信佛，法名濟霖。”⁽⁵³⁾康熙十三年（1674）七夕後二日，漁山與之漸、邵點觀荷待月。漁山作〈竹溪漁隱圖〉，之漸題七律一首，上半云：“日暮熹微濕霖生，興酣喝月月不行。樺燭淚歌復翳翳，蓮臺笑倚空盈盈。”⁽⁵⁴⁾詩人與漁山等觀荷待月，由蓮葉、蓮花而聯想到佛座蓮臺，可謂同參詩書禪。

康熙十七年（1678），漁山作〈倣倪瓚寒山亭子圖〉，題款：“天謔久嗜予畫，予懶未之應。今坐臥其聽秋禪房十日，擬寫雲林生寒山亭子，不知稍能解渴否？”⁽⁵⁵⁾天謔其人雖生平未詳，然既以聽秋禪房為室名，足令漁山坐臥經旬，亦當為士大夫之參居士禪者。

二、與道教的關係

在清初，王摩詰（維）長齋奉佛、黃子久（公望）變服入道同為士大夫所嚮往，漁山亦不例外。從與其畫作相關的文字中，亦可見其曾受道家思想

的影響。

順治年間，同里有張春培者，精通醫道，利世濟人，依虞山築室而居，花竹繞廬，時以詩酒自娛。十六年（1659）秋，其草堂忽產芝數莖，五色陸離，觀者以為休徵美報，漁山為作〈岑蔚居產芝圖〉，後復題詩云：“十洲之島，金芝玉草。無地不生，千年不槁。岑蔚之居，地靈所儲。燁燁紫蓋，嗣興階除。唯德動天，草木氣先。何以誦之，君子萬年。”錢謙益、吳偉業、嚴試諸名輩皆有題詠。其中吳偉業題辭云：“尚湖畔，虞山麓。幽人廬，處士居。前楓楠，後梧竹。中一人，似黃鵠。產靈芝，如赤玉。是其淑氣之所鍾，惟桃源之與烏目。為神仙之所遊戲，而變現乎靈族。……賴有黃綺餘風，逍遙歌詠於紫芝之遺曲。”⁽⁵⁶⁾

紫芝又稱珠芝或紫珠芝，與五德芝同為芝中的草芝，傳說中的仙藥。葛洪謂：“珠芝其花黃，其葉赤，其實如李而紫色，二十四極輒相連，而垂如貫珠也。……五德芝，狀似樓殿，莖方，其葉五色各具而不雜，上如偃蓋，中有甘露，紫氣起數尺矣。……凡此草芝，又有百二十種，皆陰乾服之，則令人與天地相畢，或得千歲、二千歲。”⁽⁵⁷⁾漁山及梅村所詠，正與此相合。漁山畫作屬於同類題材的還有做元代張子政的〈九芝圖〉，原為清宮所藏，上蓋“嘉慶御覽之寶”，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。⁽⁵⁸⁾產芝、採芝與服芝，屬於道教之中品神仙餌服一類。而作為道教上品的清淨無為的老莊思想，在清初演為部份士大夫之高蹈塵外，遺世獨立，寄情山水，嘯傲煙霞。其所作詩文往往以神仙、仙山或帝鄉來寄託自己的情懷，屬於許地山先生所稱的騷人派。這種情形在漁山的畫作中同樣得到反映。

康熙七年（1668），漁山等繪〈孟君易行樂圖〉。孟君易又字君逸，湖北襄陽人，父輩移居江南。滄桑之變後，徙居揚州，棄鉛槧而從事交遊。圖中畫主鬚眉秀潤，手持羽扇，置身於青松白石，清流翠竹之間，有飄然世外之想。婁東龍永直題詠云：“性近煙霞骨有仙，松間竹下聽流泉。小山不用賡招隱，結想幽樓已卅年。”崔華題詠則云：“不耽詩酒不耽禪，羽扇科頭自坦然。收拾煙霞三

經裡，松蔭明月正中天。”⁽⁵⁹⁾

漁山的忘年知友許之漸，晚年不但奉佛，而且與道士往還，其《擊壤紀年箋》即由道士周天遊作序。康熙十一年（1672），漁山為之漸作〈槐榮堂圖〉，引首王時敏題“公槐瑞應”四字，尤侗為作〈槐榮堂記〉，李楷作〈槐榮堂賦〉，宋實穎、吳偉業等亦有題詠。⁽⁶⁰⁾槐榮堂位於夫椒山麓，為之漸祖居。相傳之漸父許中丞四歲時，其母錢太夫人在庭中手植槐樹，指槐語中丞曰：“此槐覆堂，汝作都堂。”中丞五十歲時，錢太夫人之言果驗，而太夫人已逝去。其後許氏子孫家世的浮沈，都隨舛槐樹的榮枯而變化。圖中巨槐鬱然挺立，堂中象服而坐者為錢太夫人，冠帶侍立者為許中丞。吳偉業題詠云：“高陽世澤指庭槐，曾挹仙家雨露來。已見清陰垂奕葉，須知造化潤枯荄。孫枝並長參天勢，祖幹猶傳柱石才。向夜定聞絲竹響，星精端許應三臺。”漁山為作此圖顯然出於對錢太夫人洞測人生的敬仰和緬懷。然而這段“公槐瑞應”的軼事，不免讓人產生世事的榮枯變化，不過是物理之常自然之理的感慨，祇有心無執著纔能拋卻世俗的煩慮，達到莊子所提倡的純任自然安時順處的理想境界。

康熙十六年（1677），漁山為嘉定侯大年作〈鳳阿山房圖〉，朱彝尊為題額，海內名流題詠殆遍。⁽⁶¹⁾侯大年名開國，號鳳阿，江蘇嘉定人，祖歧曾，父涵皆明遺民。大年既壯，入太學，試京闈，又試吏部，當得通判。非其所好，慨然有歸隱志，思築室家園，列樹梧桐，以數椽居其間，名鳳阿山房。漁山所繪圖中，高士閒居山林茅屋，坐看庭前竹石野鶴，悠然自得。茅屋前後，挺立著兩株高大蒼翠的梧桐樹。漁山題詩云：“回首當年鸞鳳遊，卷殘孔語獨幽憂。商歌激烈寡相和，簪纓拋卻醉山丘。”“而今所適惟漫爾，與物枯榮無戚喜。深林不管鳳書來，終歲臥遊探畫理。”對侯大年堪破人世間的榮辱，毅然歸隱山林，表示由衷的贊許。

鳳阿山房的梧桐和竹樹，使詩人們很自然地將其與鳳凰和仙山聯繫起來。如梁佩蘭題詠云：“山房准擬學丹丘，高對仙人十二樓。天上鳳凰長白嘯，不勞凡鳥更啾啾。”虞稷題詠云：“萬個琅玕

幾梧樹，一丘未卜寫成圖。丹山舊穴今何處？零落人間小鳳雛。”王晦題詩云：“丹山本是棲鸞地，碧樹今餘宿鳳枝。”在詩人們的筆下，這座雖經籌劃而實未建成的鳳阿山房，成了令人神往的丹丘和丹山一類的仙鄉；山房的主人，鳳阿先生侯大年，則成了零落人間的鳳凰。

康熙十七年（1678），漁山為王暉繪〈王丹麓聽松圖〉，引首有杜首昌書“松溪”二字，後幅有汪懋麟、冒辟疆、余懷、姜宸英等二十多家的題識。⁽⁶²⁾王暉字丹麓，浙江錢塘北里人。明亡後棄諸生，杜門讀書，其讀書處曰霞舉堂。晚闢牆東草堂，雜植卉木，架重屋曰丹樓，吟嘯其中。性好聽溪上松，又號松溪子。王暉以丹麓、松溪為號，以霞舉、丹樓名堂，蓋深諳老莊神仙之道者。漁山所繪圖中，畫主衣冠高古，風神俊爽，盤腿趺坐於青松白石、清流谿壑之間，畫面和諧傳神，正是畫家與畫主心靈相通的完美體現。民國初年，東莞張其淦詠丹麓詩云：“北里產丹麓，東山築丹樓。九轉丹欲成，愛此松風秋。松下雲懶眠，松下溪水流。遂成〈聽松圖〉，一闕慎千秋。……”⁽⁶³⁾

漁山早年的若干畫作及詩作，亦頗受道家思想的影響。如作於康熙十年（1671）的〈江天漁艇圖〉，題云：“移舟日日展漁罾，水面桃花過幾層。欲問仙源何處是，江天暮雨濕煙凝。”⁽⁶⁴⁾作於十七年（1678）的〈溪閣讀易圖〉題云：“溪閣虛明綈幕高，閒來讀易反為勞。闌前水暖魚生事，松下風吹鶴墮毛。”⁽⁶⁵⁾見於《墨井詩鈔》的有〈贈唐茂宏孝廉〉，詩云：“買得清溪六月涼，松風滿地水汪洋。山中縱有丹書至，亦付人間夢短長。”〈題畫〉詩第十六首：“萬山秋霽曉雲開，碧澗聳從樹杪回。筆到自成高遁處，採芝應有綺黃來。”⁽⁶⁶⁾

其後，漁山逐步專注於天學，出家為修士以後，更努力排除不合於天主教義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，如《三巴集·壘中雜詠》第十三首，從澳門西南的三山（上川島），聯想到秦皇漢武遣人至海外三神山求不死之藥的往事，批判了歷代帝王迷信神仙方士夢想長生不死的思想。但其早年所受的道家思想的影響，直到晚年還有殘留。

康熙四十年（1701），王石谷七十壽誕時，漁山作畫並題七絕三首以賀，第三首云：“還山端為學春耕，牛背從今歸計成。今日壽君過自壽，煙霞自古得長生。”⁽⁶⁷⁾石谷在以布衣供奉內廷，主持繪製〈康熙南巡圖〉之後，以六十八歲之年固辭官職，自京師還故里。故《清暉贈言》所載石谷南還及七十壽誕時，同人題詠頗有以老子騎牛過函谷關為喻，如王朴（時敏第九子）句云：“滿袖煙霞雙鬢雪，恍疑紫氣過函關。”蘇州蔡方炳句云：“卻思隴上歸耕好，買個黃牛當馬騎。”“未著五千言道德，莫疑函谷出關時。”⁽⁶⁸⁾漁山用“牛背”之典，蓋亦未能免俗。煙霞指雲氣或山水勝景，歷來為道教養生家所重，沈約〈桐柏山金庭館碑〉有“吐吸煙霞，變煉丹液”。《北史·徐則傳》有“食松餌術，棲息煙霞”。古代山水畫家受道家思想影響，強調以煙霞供養，石谷別號耕煙散人，即寓其意。漁山此時雖早已出家為神甫，然在煙霞供養這一認識上，與石谷仍稱同調，故其詩結句“煙霞自古得長生”云云。

結 論

明清之際為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流行的時代，吳漁山江南故鄉的師友，本多為服膺儒學，有志用世之士。明亡之後，多變成山林隱逸，滿懷家國身世之感，佛道兩教遂成為他們人生憂患之伴侶。這種情形，可視作漁山為修士前與佛道兩教關係的背景。吳漁山在為修士之前，一方面，頗與佛道僧侶及居士往還，自號桃溪居士，其與佛教的關係，最初帶有逃禪的性質，然在母死妻亡，最投契的禪友默容又過早示寂之後，頗有蕭然世外之想，儼沒有天主教的影響，漁山本來有出家為僧的可能。另一方面，道教中老莊清淨無為以及神仙服餌的思想，亦對漁山早年有頗大的影響，直至晚年還有殘留。四十五歲以後，漁山與西洋教士往還漸密，終於在年垂五十時赴澳門三巴靜院學道，出家為修士，完成了從儒釋道到天學的人生信仰的巨大轉折。

【註】

- (1) 許地山《道教史》，上海書店1991年，頁141。
- (2) 張應遴《海虞文苑》，萬曆三十八年刊，卷四，頁2；參閱錢陸燦纂《常熟縣志》，康熙二十六年刊，卷二二〈仙釋〉，頁60。
- (3) 陳垣《明季滇黔佛教考》，中華書局1962年，頁285。
- (4) 《牧齋初學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，中冊，頁887。
- (5) 錢陸燦纂《常熟縣志》，卷二二《藝文》，頁9；徐珂《清稗類鈔》，中華書局1986年，第九冊，頁4215。
- (6) 朱鶴齡《愚庵小集》，康熙年間刊本，卷五，頁8-9。
- (7) 《牧齋有學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，上冊，頁474-475。
- (8) 《吳梅村全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，中冊，頁577。
- (9) 王士禎《精華錄》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，卷九，頁7。
- (10) 陳維崧《湖海樓詞》，陳乃乾《清名家詞》本，卷二，頁347。
- (11) 王暉《清暉贈言》卷六，盧輔聖《中國書畫全書》第八冊，上海書畫出版社1994年，頁863。
- (12)(13)(14)(15)(16) 王暉《清暉贈言》卷六，盧輔聖同上書第八冊，頁873；頁838；頁876；頁883；頁831。
- (17) 陳垣《明季滇黔佛教考》，頁240。
- (18) 《牧齋有學集》，上冊，頁486。
- (19) 同上書，中冊，頁850。
- (20)(23) 《王奉常書畫題跋》，盧輔聖同上書第八冊，頁912；頁918、923、934。
- (21) 《牧齋有學集》，中冊，頁998-999。
- (22) 《吳梅村全集》，上冊，頁138-139。
- (24) 王暉《清暉贈言》卷一〇，盧輔聖同上書第八冊，頁902。
- (25) 陸時化《吳越所見書畫錄》卷六，盧輔聖同上書第七冊，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年，頁1157。
- (26) 龐元濟《虛齋名畫錄》卷一四，盧輔聖同上書第十二冊，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，頁567。
- (27) 蕭燕翼主編《四王吳惲繪畫》，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、香港商務印書館2000年，頁43。
- (28) 陸時化《吳越所見書畫錄》卷六，盧輔聖同上書第七冊，頁1155、1157；蔡星儀《王鑑》，《中國歷代畫家大觀·清》上，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8年，頁105。
- (29) 《王煙客集》，民國五年鉛印本，《西廬詩草》，卷下《補》，頁3。
- (30) 楊臣彬《惲壽平》，吉林美術出版社1996年，附錄六，頁328-329。
- (31) 蕭燕翼主編《四王吳惲繪畫》，頁248—251。
- (32) 沈德潛《國朝詩別裁集》，乾隆廿五年刊卷一四，頁13。
- (33) 惲格《南田畫跋》，盧輔聖同上書第八冊，頁985。
- (34) 楊臣彬《惲壽平》，附錄四〈惲壽平題畫詩選錄〉，頁243、268、275、291。
- (35) 《陳垣史學論著選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，頁411。
- (36) 《中國繪畫全集》第二四冊《清》六，文物出版社、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年，頁179。
- (37) 馮桂芬纂同治《蘇州府志》，光緒八年刊，卷三九，頁43。或以為興福庵即虞山的破山興福寺，誤。金之俊字豈凡，江蘇吳江人，萬曆進士，官至兵部侍郎，入清官至大學士，康熙元年休致。
- (38)(41)(44) 蕭燕翼主編《四王吳惲繪畫》，頁206；頁204-207頁210-211。
- (39) 《中國繪畫全集》第二四冊《清》六，頁164。
- (40) 《中國古代書畫圖目》第一冊，文物出版社1986年，頁28。
- (42) 《中國古代書畫圖目》第七冊，文物出版社1989年，頁168-169。
- (43) 吳歷《墨井集》卷二，頁25-26。
- (45) 張大鏞《自怡悅齋書畫錄》卷五，盧輔聖主編同上書第十一冊，上海書畫出版社1997年，頁483。吳歷《墨井集》卷二，頁24載漁山原詩，題為“重過拈笑齋”，首聯和結聯作：“到此紅塵隔，相留臥晚天。”“庭梅看又發，曾折上湖船。”
- (46) 陳垣《陳垣史學論著選》，頁408；陳垣《吳漁山先生年譜》，民國廿六年刊，卷上，頁19。
- (47) 朱彝尊《曝書亭集》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五，頁10-11。
- (48) 《翁山文外》卷一四，《屈大均全集》，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，第三冊，頁234-235。
- (49) 朱彝尊《騰笑集》，康熙三十年刊，卷五，頁1；朱彝尊《曝書亭集》，卷二四；曹溶《靜惕堂詞》，陳乃乾《清名家詞》本，卷一〇，頁80；頁224。
- (50)(62) 蕭燕翼主編《四王吳惲繪畫》，頁198。
- (51) 鄭威編《吳歷畫集》，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6年，頁30、101。
- (52) 顧文彬《過雲樓書畫記》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，卷一〇，頁157。
- (53) 陳垣《吳漁山先生年譜》，卷上，頁25；童一鳴《吳歷年譜》，《朵雲》第三八期，上海書畫社1993年，頁85。
- (54)(55) 《中國古代書畫圖目》第四冊，文物出版社1995年，頁419；頁422。
- (56) 《海外藏中國歷代名畫》卷七《清》上，湖南美術出版社1998年，頁177；譚成志《清初六家與吳歷》，香港藝術館1986年，頁48-49。原畫藏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。
- (57) 葛洪《抱朴子》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，《內篇》卷二〈仙藥〉，頁44-45。
- (58) 《故宮書畫圖錄》第十冊，臺北故宮博物院1992年，頁245-246。
- (59) 《中國古代書畫圖目》第十五冊，文物出版社1997年，頁158-159。
- (60) 《中國繪畫全集》第二四冊《清》六，頁198；《中國古代書畫圖目》第四冊，文物出版社1990年，頁424-426。
- (61) 《中國繪畫全集》第二四冊《清》六，頁183；陸心源《穠梨館過眼錄》卷三八，盧輔聖主編同上書第十三冊，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年，頁230-235。
- (63) 張其淦《明代三千遺民詩詠》，民國十九年鉛印本，《初編》卷九，頁5。
- (64) 陳垣《吳漁山先生年譜》，卷上，頁15。
- (65) 《中國古代書畫圖目》第四冊，頁422。
- (66) 吳歷《墨井集》，卷二，頁29、37。
- (67) 陸心源《穠梨館過眼錄》，卷三九，盧輔聖主編同上書第十三冊，頁236。
- (68) 王暉《清暉贈言》，盧輔聖同上書第八冊，頁858。